

责任编辑:裴璐

夜光杯 / 星期天夜光杯

新民晚报

浦东农家人将冬日晒太阳称之为“孵太阳”，一个“孵”字，将温暖、悠闲、惬意种种滋味包含在其中。

入冬后，早上起床，一见天晴，便将竹靠椅、小矮凳、长板凳从屋里纷纷地搬出来，一家人便从早到晚“孵”在阳光下。吃饭时，拿一大碗，盛点饭，拣点菜，坐在阳光下慢慢地吃。吃完了，将碗筷就地一放，等一会儿再洗，继续晒太阳。若是来了客人，先是礼节性地在客堂间里坐一会儿，客人的一支烟还没有抽完，一杯茶还没来得及喝，就忙不迭地招呼客人坐到外面去“孵”太阳。一边说一边便将烟呀茶呀瓜子呀，拿到门口一张方凳子上，将最好的一把竹靠背椅让客人坐，自己坐长凳或小凳子上，然后一起“孵”在太阳光里，然后才家长里短，相谈甚欢。

早上的阳光淡淡的，到了中午，就变得和煦温暖，于是帽子脱下来了，围巾松开了，衣襟敞开了，脚也从棉鞋、芦花鞋里抽出来了。眼睛眯缝着，前额渗出一层油汗，脸颊泛出一片酡红。“孵”到这个时候，脑子里晕乎乎起来，身子变得软绵绵，就像喝醉了酒一样。

常常有刮风的时候，乡下土地空旷，风一起，浩浩荡荡，寒气逼人。这时候院子里、家门口就坐不住了，便纷纷

拿着长凳竹椅，转到东面山墙下，沿着山墙，一字排开。只见不远处的树枝在左右摇晃，然而山墙下显得风平浪静。太阳落在身上，也落在山墙上，于是前胸暖，后背也暖。女人头上翘起的一撮头发，手里一动的木棒；男人嘴边衔着的一支烟，烟头上升起的一缕烟雾，都被阳光清晰地印在墙上。平时空落落的山墙，在冬日的阳光下变成了电影幕布，一一展现着“孵”太阳的种种生活细节，比真实还有趣。

稻草垛是“孵太阳”的好地方：拿几捆稻草，平整地放在地上，然后人半躺在上面，背靠着稻草垛，软绵绵，比躺在沙发上还舒服。阳光下，稻草干爽起来，散发出香喷喷的气息，仿佛在催人入睡。于是不久就响起了高低低低、轻轻重重的鼾声。一觉醒来，浑身温暖，精神焕发。爬起来将粘在身上的稻草拍打掉，朝家门走去。路上碰到的乡亲，都朝着自己暗笑。狐疑地回到家中，一照镜子，才发现头发上还留着一根碎稻草，不由“扑哧”一声笑了。

在农田里耕耘的时候，阳光总是那么的刺眼、那么的热力四射，令人汗如雨下。到了冬天，上苍体恤地将一份温暖、悠闲、惬意的阳光馈赠给农家人，让劳累的筋骨，根根舒展开来……

孵太阳

王鸣光

拿什么代替棉布

陈钰鹏

反复……的历程，如今到了再寻求的地步。

做衣服(包括床上用品和其他服饰等)需要纤维，将纤维制成纺织品，然后才能成衣。人类历史上长期使用的是天然纤维(棉、麻、蚕丝、羊毛等)。化学纤维的发明和应用是纺织原料工业的重要革命，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化学纤维成为时尚，名目很多，有什么黏胶纤维、醋酯纤维、涤纶、锦纶、腈纶、丙纶等等。老百姓印象最深的是涤纶，棉纤和涤纤混纺的称为棉涤，毛纤和涤纤混纺的叫毛涤。由于棉涤很薄，夏天做衣服很“凉快”，所以人们赋予美名“的确凉”(或“的确良”)。尽管的确良的价格高于纯棉，但的确良衣服不皱也挺括，且易洗涤，所以备受民众欢迎，着实繁荣了一个时期。

随着人们观念和认识的进步，服饰的健康不断引起重视，纯棉织品重返潮流；然而时至今日，全球资源和环境又成为了棉织品的新问题，探索生态织物成了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的新课题。

作为原料而首先被青睐的是牛奶。话说有一位名叫阿克·多马斯克的女微生物学家，几年前她的公公患了白血病，身体虚弱到普通的衣服没法穿，因为他的皮肤一点点化学物质也不能接触，哪怕织物并不含化学物质，而只是在纺织和制衣的工艺过程中用到化学物质，皮肤也受不了。有鉴于此，多马斯克决心要研制一种纯天然的料子。她发现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有人利用牛奶生产过酪蛋白料子和衣服，但当时为了使料子牢固和耐洗，在生产过程中需用化学添加剂。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研究和尝试，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及配合下，多马斯克终于成功研制出纯天然酪蛋白纤维，为了表明所用的添加剂是真正天然的，她当众嚼咽了酪蛋白纤维。值得一提的是，多马斯克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没有达到100%饮用标准的牛奶，因此不会给牛奶生产增加太多的环保和生态保护方面的负担，反而为乳业解决了一个出路问题。

马达加斯加有一家世界产量最低的纺织厂，全厂只有80名职工，该厂属于英国一位纺织设计师和美国一家小企业，8年内只生产了两件衣服：一件披风和一条围巾。伦敦的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今年年初展出了这两件珍稀产品——料子是用蜘蛛丝制成的，蛛丝由200多万只蜘蛛生产。某些大学的研究所养了很多吐丝蛛，让它们每周两次在转动的纺锤上吐丝。蛛丝引起了纺织品设计师和医务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们抗拉，延伸率高，蛛丝做成的线曾为受伤的羊缝合神经末梢，效果甚好。作为实验，很成功，但人们需要的是有规模的生产，于是又开始了通过改变某种细菌的基因，使它们像蜘蛛一样能生产丝蛋白的实验。

据介绍，可作生态料子的尚有玉米植株、桉树、莲荷、香蕉植株、虾壳、大豆植株、软木、椰子树等。

做衣服
的料子，从古到今，经过了发现、发展、稳定、求新、



夜光杯

初冬的阳光打在潘老师的脸上，明晃晃的有些刺眼。83岁的她，坐在一群年届花甲的学生中间，居然有点腼腆起来。因为有学生准确地描述出她第一次走进我们班级的情景：一袭蓝色的长裙，一件短袖白衬衣，两根根及腰际的辫子晃啊晃的。那是1964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地点是在万航渡路第二小学底楼二(3)班教室。

尽管过去了整整50年，潘老师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那是她第一次当班主任。她说因为第一次，所以对我们这个班级感情特别深。至今能叫出当年大部分同学的名字并说出他们顽皮捣蛋的糗事。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因为当年我是个调皮的学生。我对新来的班主任充满好奇，最关心的是，她会比我们过去的班主任凶吗？当看到一个文静瘦弱的女老师走进教室，我那颗忐忑的心顿时放松了，我甚至记得自己

当父亲得知日本著名影星高仓健去世的消息后，喃喃地说：“哎，又少了一个经典，要知道，他可是我年轻时最崇拜的偶像。”而对像我这样的80后来说，了解高仓健也是从他的经典银幕形象开始。

高仓健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太熟悉了，当年，“杜丘”的形象深入人心，高大魁梧的身材、刀削般的脸庞、竖领子的风衣、冷酷沉默的面部表情，不但征服了中国男性观众，也改变了很多女性的审美与择偶标准。

如果说“杜丘”是以“硬汉”的形象出现，那么，《幸福的黄手帕》中“勇作”则展现了硬汉外表下柔情的一面。高仓健将一个渴望爱情又害怕失去幸福的男人纠结心理刻画得

题目上这两样，可谓风马牛，何出此问？

今秋随作协诗人团皖南泾县采风，所见所闻，撞击心扉，故出此问。

泾县历史悠久，历来是人文荟萃、文风昌盛之地，县城以西400公里处的桃花潭，虽是青弋江流经罍村至万村间的一段水面，水深不过三四尺，却因含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闻名遐迩。据袁枚《随园诗话》所记，桃花潭豪士汪伦仰慕李白，盛情邀他前往游览，信中说“此地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欣然应邀，所见却相去甚远，汪伦解释道：“十里处有桃花渡，潭边有姓万的酒肆。”李白为汪伦的浪漫大笑不已，并被他的深情感动。宾主开怀畅饮尽欢，李白临别作《赠汪伦》七绝一首：“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乃成千古绝唱，妇孺皆知。桃花潭也藉此名扬八方，不仅成为文人兴会之地，也吸引了天下游客，历千载而不衰。

我们这一行上海诗人

当时还暗自有几分别窃喜，我觉得这个老师一点也不凶。

可没过几天，我就知道自己完全错了。这个文静瘦弱的老师，嗓门尖细目光明亮，我的一举一动全逃不过她的眼睛。只要上她的课，几乎都可以听见她训斥我的声音：“不要回头”

“不要和别人说话”“不要做小动作”。那时我经常被她留校谈话，留校的时间长了，她还要送我回家。那时我真的对她又恨又怕！她要送我回去，我就逃，被她抓住，我就拉她两根根辫子。结果可想而知，回到家是一顿逃不了的“竹笋烤肉”。

可有同学却说，潘老师其实挺喜欢我的，留校时间长了，她会拿出自己的苏打饼干给我吃，怕我饿肚子。听到此，潘老师笑了，指着这个点着那个，“你们没有吃过呀？都吃过的。”有这样的趣事？可惜我记不得了。

潘老师还擅长写家长

联系手册，把我们几个调皮学生的在校表现，隔三岔五地反映给家长，还要家长阅后签名，第二天带回给她。后来看到我们老是把信“弄丢”，几个班干部便成了她的“专业信使”，晚上总会

来敲门。有一次和我对口的“信使”，晚上来还小人书，我以为他是来送信的，吓得躲在卫生间里好久不敢出来。

说真的，潘老师的严厉没让我少挨父亲的责打。我觉得这个老师太

他的温情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高仓健。

1999年在高仓健主演的电影《铁道员》中，其选择用的背景音乐名叫《田纳西的华尔兹》。这首曲是高仓健过世妻子江利智惠美的成名作。这或许是高仓健对前妻的一种深深的爱。他和妻子有过12年的幸福时光，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走向婚姻的终点。当妻子逝世后，他为自己曾经的行为后悔。一首曲、一个护身符，足以表明高仓健对妻子的那份怀念与对幸福的感慨。

半个世纪，205部电影，高仓健在银幕上留下了他的：一场为爱执着的“追捕”，一声来自“远方的呼唤”，一匹独行千里的单骑。当银幕记忆渐行渐远时，高仓健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传奇。

张帮俊

2005年，与张艺谋合拍《千里走单骑》电影，在最后一个镜头拍摄完毕后，他用拥抱的方式来感谢大家，他一度有些哽咽道：“你们给予了我太多的感动，每一个人都那么敬业，那么认真。我真的平均三天就要被感动得流一次泪，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谢谢！”

今来踏访先贤足迹，满怀景仰之心，在李白仰首扬臂，似有妙句呼之欲出的塑像前，诗人们轮番留影，想来是个个都想沾点仙气吧？

导游指着一灌木荒草之处说这就是“万家酒店”遗址，我一看，呵，连一方砖瓦都荡然无存了，颇有感慨，于是“一首诗，一幢楼，谁更长久”这个问题倏地蹿上心头，挥之不去。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重要程度也难分高下。虽然一般而言，一首诗在一幢楼面前弱不可及，但一首千古绝唱的生命力却可以傲视岁月，走进世世代代的人心，在它面前，有几多楼宇敢来比试？

我的思绪回到了现实，想起上午的诗人座谈会上，诗人田永昌讲述的去年陪同诗人赵丽宏赴塞尔维亚梅雷沃沃国际诗歌节领取第四十四届“金钥匙”奖时的两件轶事：在斯市，诗人是极受尊重的，中国诗人赵丽宏得了大奖，电视报纸重磅报道。那几天里，赵丽

宏一行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在一家温州人开的超市里，女老板执意要为赵买的眼镜买单，还热情邀饭。另外，在塞尔维亚国际书展上，一位坐着轮椅的女读者特地拿出她刚买的赵丽宏诗集《天上的船》，请赵丽宏签名。赵丽宏欣然写下“宁静致远”数字相赠。田永昌讲得劲，赵丽宏轻轻补充道：“那位女士的脸上丝毫见不到身有残疾的愁

苦，反倒呈现一种明朗的光辉，那种热爱诗歌的情感非常感人。”赵又说：“诗人真正的荣耀在于读者与知音，不在于是否在国外得奖，我更在意作品在母语读者中是否受欢迎。”此刻，我在暗忖，诗人能有今天的“汪伦”喜爱，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一桩！千古绝唱可遇不可求，但获得更多的知音而非自娱自乐地写作难道不该是诗人的追求么？

张健桐

一首诗，一幢楼，谁更长久？



智慧快餐 郑辛遥 病痛能唤醒沉睡的灵魂。

宏一行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在一家温州人开的超市里，女老板执意要为赵买的眼镜买单，还热情邀饭。另外，在塞尔维亚国际书展上，一位坐着轮椅的女读者特地拿出她刚买的赵丽宏诗集《天上的船》，请赵丽宏签名。赵丽宏欣然写下“宁静致远”数字相赠。田永昌讲得劲，赵丽宏轻轻补充道：“那位女士的脸上丝毫见不到身有残疾的愁

苦，反倒呈现一种明朗的光辉，那种热爱诗歌的情感非常感人。”赵又说：“诗人真正的荣耀在于读者与知音，不在于是否在国外得奖，我更在意作品在母语读者中是否受欢迎。”此刻，我在暗忖，诗人能有今天的“汪伦”喜爱，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一桩！千古绝唱可遇不可求，但获得更多的知音而非自娱自乐地写作难道不该是诗人的追求么？

张健桐

一首诗，一幢楼，谁更长久？

早晨乘上公交车发现，有部分车道虽然标明了上下午高峰时段是公交车专用车道，但在途中不断有社会车辆驶入，专用车道的优势不明显。

由于专用车道是最靠右边的一条车道，不时有出租车上客下车，还有一些右转弯的私家车也不时驶入。最“滑稽”的是，有些私家车虽然打着右转弯的方向灯做“幌子”，却过了好几个十字路口也不右转弯，一路直行，把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当成了他自己的专用车道。

由此，联想到前几天微博上热议的外侧的应急车道上一路奔驰，却不怎么听说有人被处理……

这些司机之所以“胆大妄为”，一方面对专用车道上行驶的违规行为较难全面监控，取证也有难度，另一方面，即使被查到，按照现行法规的处罚力度也未免太轻，有些人根本就不在乎。

专用车道当专用。解决此事无非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二是加大处罚力度，前一个固然重要，而后一个更应引起重视。别让老问题永远“老”下去呀！

邓为民

“凶”了！离开小学后，我也没有回去看过她。和潘老师的“恩怨情仇”，直到我中学毕业踏上社会才逐渐消释。当我明白了老师的苦心，想对她说说谢谢的时候，万二小学撤校了，潘老师也调走了。直到20年前长宁路上的一次擦肩而过，那熟悉的尖细嗓音让我蓦然回首，我们才得以恢复联系。

这几年，潘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常常住院。病榻上，她经常流露出想和当年第一个班级的学生聚一

聚，看看他们现在生活如何的想法。岁月荏苒，星移人散，要找到当年的学生谈何容易。凭着老师回忆积累起来的几十个名字，在张薛燕等同学的努力下，我们终于陆续找到了达式喜、俞天明、沈木兰、栾复慧等十几个同学，有了几天前一次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聚会。我们还在微信、新浪微博开设了“潘权班”的群聊，希望替老师找到沈文彬、王容等更多的学生。

看着当年的一批小娃娃，如今都已鬓发添霜，有的已经成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潘老师喃喃低语：“时光过得真快呵……”是呵，尽管50年过去了，可在您面前，我们依然是一群二年级的小学生！

周国瑾

总是进半决赛为止 (四字上海口语) 昨日海口:发言直奔主题 (五字沪语)

谜底: 没闲话讲 (注:没有多余的话。底的本义为赘语)



知苑新语

七夕会 影音方圆

七夕会 影音方圆